

11月3日 星期三

转好。

三国力，杨修遭害一为印象深，忆起中学时，曾在电
中所过此段，持才傲物，聪明过人，带来益处，还
若愚，杨修一死，好。

电视录像甚好，是美国片《好莱坞丑闻》上中下集，
指为成功！至11:15才结束，大厨进大厅时满屋人高
兴的，皆笑，‘我继续开饭吧’。

长路，二水手酒后打起来，为船上第一起酒事，
这开了一个不好的开端。

在日印象



在伏在地震室桌上，以《聚宝楼》诗为模本，画
一大幅的“财神爷”像，财神爷是财神，财神爷是
一尊以的一连100元而画的，像上题马格
喜发财，为奉送晚会用。

在日印象
在日印象
在日印象

海上日记

『科学一号』赤道太平洋考察实录

薛原/著

科学一号
KEXUEYIHAO

1.13 星期三

转者好。

014022259

I267.5

118

“国力，杨修遭害一第印象深，中
所述此段，持才傲物，聪明
多愚，杨修一兰好。

视录像甚好，是美国片《好来坞五1期王中下二集，
首写成功！至11.15才结束，大厨进大厨对满屋人言
语的，皆笑，“我强终开饭吧”。

袁田，二水手酒后打起来，为船上第一起酒闹
开了一个不好的开端。

薛原 著

『赤道太平洋考察实录』

海上日记

在日印象

伏在地表墓上，以“家室”为据，
大幅的“财神爷”像，以“财神爷”为据，
厚大的“连100元为据的美元，像王教兄打
发财，为财神爷之用。



科学一译
KEXUEYIHUO

I 267.5
118



北航

C1706675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日记/薛原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155-0888-7

I. ①海… II. ①薛…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4963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海上日记

作 者	薛 原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88-7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代序：与老李漂在海上的日子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浪在舷窗外嚎叫》，小说中的两位人物：一位是老李，一位是郭欣。小说描写的是在一艘科考船上老李和郭欣躺在同一间舱室里忍受着风浪给他们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其实，这两个人物就来自当年现实生活中的老李和我在“科学一号”船上的经历。

1992年10月底到1993年3月初，老李和我搭乘“科学一号”科考船在大洋上漂了一百四十多天。之所以用一个漂字，是因为我们是在赤道太平洋附近定点观测，如同在大洋上漂着，往往一个晚上，“科学一号”会随着涌浪漂航离开观测点三四十海里，这时就要启航再航行回观测点。

在海上漂的日子里，老李和我住在“科学一号”中舱的一间舱室里，我们俩往往躺在自己窄窄的小床上，看着舷窗外阵阵扑上来的涌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这一幅画面至今还定格在我的眼前。

那一年，我28岁，老李54岁。我们俩都属蛇，老李正好大我两轮。当时我供职在青岛的一家海洋研究所，老李是我们海洋地质研究室的行政秘书，大家习惯称他为我们研究室的管家。当时我们研究室有九十多人，分属海洋地质不同的专业组，老李的专业是海底矿物研究组的工程师，负责一台测定海底沉积物矿物化学元素成分的仪器操作，具体是啥仪器，我的记忆有些漫漶不清。在研究室里，老李整天忙忙碌碌，大多是事务性工作，那个年代单位里常常给职工发放当令的水果，如同额外的福利。例如，初秋时节，来自大泽山的葡萄一筐筐摆到了大院里；中秋节前，来自肥城的大卡车又运来了一箱箱的水蜜桃；到了冬天，烟台的红富士苹果又一箱箱堆满了走廊。有一年冬天，我们还在老李的带领下，给大家扛回来一桶桶的大豆油……

因为我们常常要乘考察船出海，每次出海时，老李往往扮演考察队副队长的角色，在船上也是忙忙碌碌。1990年代初，我们研究室出海密集，当时我们研究室承担了几个国家级攻关项目的课题，为大陆架的划界提供地质调查资料。1992年春天，我们乘“科学一号”考察船先是到黄海、东海以及冲绳海槽进行海底沉积物取样……从冲绳海槽回到青岛时，已经是中秋了。很快，我和老李又上船了，这就是我所谓的“与老李漂在海上的日子”。

我们这次上“科学一号”其实是搭乘，因为这次出海的主要任务是海洋物理研究室的课题项目。未上船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航次的任务是参与一项国际联合大洋观测项目，在赤道一带海域进行定点观测……老李和我是借着这个机会搭乘“科学一号”，在船上采集大陆的飘尘，也就是风中的尘埃。

既然是搭乘，老李和我就成了“科学一号”船上的闲人。在海上的日子变得漫长寂寞，我与老李在船上更是成了形影相随的搭档。更多的时候，是我俩各自躺在床上，随着船的颠簸摇晃而忽上忽下左右摆动，眼睛看着舷窗上不时扑打上来的涌浪搜肠刮肚地找着能打发我们时间的话题。

其实，随着最初半个月的夜夜畅聊，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少，到了一个月后，常常是在记忆的隧道里搜索半天，才能说出一言半句，但往往已很难引起我们俩的共鸣，一方在拼命搜索自己的记忆，另一方在似听未听的沉默中更拼命地在记忆深处搜索能引起对方兴趣的话题。以老李的资历和阅历，在海上的那些日子里，他给了我很多的照顾，尤其是因为他和船上人员的熟络，给我们带来许多生活和工作上的方便和关照。我如同在一棵大树下承受着浓荫给我的庇护，让我避免了烈日的炙烤。

后来，我们俩在舱室里的话题越来越少，因为有大把的时间需要用话题来充填，而我们的记忆仓库里又没有储存太多的故事。平常在研究室里，老李其实是个不太喜欢聊天的人，但在船上，因为每天我们俩大部分时间是这样的相互守望，我便成了老李讲述难言往事的忠实听众；同样，老李也成了我讲述青春郁闷的被动听众……

现在想想，当时我和老李的相互倾诉，几乎把个人的过往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呈现出来，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李，其讲述的故事自然要比我丰富复杂得多，从1960年代初，一直到1980年代，老李的讲述因为有了个人的体

验观察和事后的总结分析，也就更显得曲折动听。而从1984年起，因为有了两人从不同角度对我们研究室的个人记忆，相互讲述中也就有了不断插话式的评点和褒贬。那时，我正好工作满了十年，目睹和体验了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基础研究如何投身生产建设“主战场”的科研体制改革，等等。这种议论因为有了亲身的体验，也就变得无法超脱，甚至常常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的看法针锋相对。起初我们还互相争执，但渐渐地我们就没有了争执，不是彼此说服不了对方，而是我们最后都非常珍惜彼此“想”起来的话题，而且，这些话题，我们不再探究是否正确，而是希望让话题尽量保持得持久一些，因为漫漫长夜，太需要一个话题让我们有聊天的快乐了。

海上的日子，最难忍受的就是孤独和寂寞。因为老李，让我在船上有了依靠。尤其是我们在采集风尘的同时，还顺带在大洋上进行了海底沉积物的地质采样。如果没有老李，难以想象是否还能顺利进行，因为这需要船上实验室人员的帮助。若仅仅是两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海洋地质作业，更多是团队的合作。所以当时在船上，老李不仅仅是我的依靠，更是让我们完成任务的不二人选。

也正是这次在海上漂的生活，让我看到了当时的我和明天的我——老李就是最好的榜样。海上待得久了，老李明显身体疲倦得厉害，尤其是精神上。最后甚至还病倒了，即便是出海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他最后还是被海上的寂寞打倒了。被打倒的自然是他的身体。经过一周多的时间，他的身体才恢复，但精气神再没有回到我们刚出海时的旺盛。

在海上，帮助我忍受寂寞的是读书和写日记。尤其到了一个月以后，金庸的武侠小说给我带来阅读的快乐，这种快乐更多是让我在阅读中忘记了时间，尤其是半夜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迎来了黎明的曙光，舷窗上阵阵扑满的黑色涌浪也变成了黛蓝和蔚蓝……而写日记，更是成了我在海上的功课，起初是为了记录这次难得的海上航行，到后来，日记成了我在船上消磨时间的最好的方式。船上的生活虽然单调，但总有引起我感触的生活，大家在正常值班之外的生活：吹牛，钓鱼，打牌，下棋，喝酒，喝酒之后的打架……这一切，都成了我日记的主要内容，在船上一百四十多天过去，海上的日记也就写满了这样两个笔记本。

那次海上回来又过了几年，我便离开了海洋研究所，彻底告别了海洋

地质生活，开始了做报纸副刊编辑的职业生活。转眼间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当时与老李在海上漂的生活，至今能想起来的都如同褪色的老相片，失去了鲜活的色彩。但拿起当时在船上的这两本日记本，一页页翻览，往事的确并不如烟。

两年前，不满70岁的老李因为心脏病发作突然辞世，我闻讯悲伤之余，不由得想到，老李的心脏病病根也许就是在海上的那些日子里种下的。仍记得当年在船上，老李某一天突然说，他感觉自己的心口不舒服，即便是躺在床上，也觉得胸口发闷，像是有一只大手在压迫他的心口。那只大手，也许就是舷窗外阵阵覆盖了窗玻璃的深蓝的涌浪吧？

十多年前，在写完短篇小说《浪在舷窗外嚎叫》之后，我有一阵也许是心血来潮，起念写一部海上生活的长篇小说，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写了长篇小说《蓝桅杆》。其实，这部长篇小说的来源，也是来自这次海上的生活。当然，在人物的设定和故事的演绎上，都已经有了所谓的文学加工，以这部小说，来告别我的海上的日子。

现在，再次重翻并整理着二十年前的海上日记，与其说是在整理过去的日记，不如说是在和自己曾拥有过的青春重新拥抱，或说重温旧梦——青春的梦。

青春的年龄真好啊，因为那个年龄是有权力做梦的。而所谓青春梦想，则是不考虑成败得失的。有梦，就有了青春的生活。

2013年9月28日于青岛我们书房

Contents 目录

尘土能飘多远	001	看电影	076
我是 28 号	004	罐头, 伙食与《鹿鼎记》	079
力量	006	亲切的韦小宝	083
“坐牢”	008	赤道上的日出	085
海上的家	011	曙光在前	088
一本书	013	药, 五子棋	092
达尔文的书信	015	今日大雪	096
看海让人心寒	017	气功, 喜讯, 读《三国》	099
海水的颜色	020	第一次靠港, 拉包尔	103
海上的梦	023	继续上岸	107
白天的月亮	026	拉包尔手记	111
一幕壮丽的日落	029	又要摇晃一个月	115
过赤道	032	怪癖, 学者, 冬至, 晕船	120
赤道上的黄昏	036	性骚扰, 圣诞, 备忘录	124
在赤道过“立冬”	049	睡眠, 中舱, 醉棋	127
第一条鲨鱼	052	海底表层泥样, 腊月初八	130
火球入水的瞬间	055	元旦, 惨淡的日出	134
读文学	059	船长, 大副和电工	137
“我们当了一年船员”	063	小寒, 第 11 条鲨鱼	142
在赤道进行海底采样	066	鹰之翼和海豚飞跃	146
“我们还不如海中的鱼”	071	吹牛和够级比赛	149
小雪, 阅读与《学生字典》	073	下棋, 第一次包饺子	153

大副暴怒，帮厨，抄文章	156	美国片，法国片	217
我配了一首诗	167	关于 TOGA COARE	222
思恋，除夕晚会	171	重过赤道	228
守岁，生日	178	风雨中航行	231
第二次靠港，所罗门群岛	183	抵达关岛	235
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	187	在关岛第二天	238
海上第 100 天	194	关岛是美丽的	241
阴暗的日子，老李和小灶	197	算账，逸事，工作总结	247
今日立春，病号餐结束	201	回到大陆架上	251
元宵节	204	明天上午靠港	254
实验室里的话题	207		
首席科学家又醉了	210	后记	260
最后一次夜宵面条	214		

尘土能飘多远

眨眼间二十年过去了，那次搭乘“科学一号”在海上的科考生活恍如仍在眼前。那天收拾书房，翻找出两本硬皮笔记本，纸页已有些发黄，笔迹还依然清晰，当时用的是纯蓝和炭黑两种墨水，有时还夹杂着红色墨水。看得出来，当时做日记时的认真，也说明记日记是我当时在“科学一号”船上的重要生活内容，用这种方式来打发船上寂寞的时光。翻阅着这两本日记，也再次让我重温了当时在海上寂寞的生活，仿佛有大把的时间攥在手里，却没有饱满的生活来充实，唯有用日记把海上单调的日子琐碎地记录下来……

当时我还在位于青岛汇泉湾畔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海洋地质研究室工作，在研究室里，我的工作主要是为专家们打杂，例如誊清论文书稿，伏在显微镜上挑选海洋微体古生物标本，再就是跟随专家们出野外，还有就是随“科学一号”科考船出海——我们出海主要是采集海底的沉积物样品，说通俗点，就是采集海底的泥巴。每次出海，我总是喜欢记录下在海上的生活，这样就习惯了海上日记。

从1984年夏天第一次随“科学一号”出海，到1992年秋天，在那些年每次随“科学一号”出海时，还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天的航行。只有这次从1992年10月24日到1993年3月5日的海上生活，在我是最长的一次——在海上的时间是一百四十多天。海上漫长的日子留给我的是孤独的记忆，像是漫漶不清的画面，但凭借日记，让一幅幅画面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1992年10月24日 星期六晚7:30—9:30

在本页日历上，联合国成立（1945）。

午2:00，青岛前海码头。简短的欢送仪式后，我们在“科学一号”船上与码头上的人们挥手告别。没有特意来送我的人，遗憾吗？没什么感觉。

舷窗外已漆黑了，船在航行。想想有点不可思议，前段时间为这次出海的准备，紧张、浮躁、焦虑，在这有节奏的轰鸣声中，心如湖水般宁静。我一直到出海的前一天，还担心我会被拒绝上船，现在这一切担心都成了多余，如过去了的别人的故事。一连几夜的不眠、噩梦，都融入到这轰鸣的轮机的响动中了。接下去的几天，我会舒适的，经验告诉我。再往后呢？天晓得了……

这是那次海上航行第一天的日记开头，看得出来，当时的心情颇激动，晚上用两个小时来写日记，也说明刚开始的航行很平稳。

那次上船，我带了很多书，当时也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航行，因为要在赤道南太平洋上定点观测一百多天。对我来说，那一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已经是第三次上“科学一号”船，因此在日记里，我写道：

今年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从春天到现在，我第三次上“科学一号”船，再过几天，当船驶过南海，我可以说，中国海，我皆航行过了。这次赤道太平洋的航行，我参加的不仅仅是一次全球多国联合进行的考察……

其实直到上船前，我也不知道这个航次的主要科考任务是什么课题。其实，我是搭乘人员——来自海洋地质室的老李和我是随船搭乘人员，上船的“调令”上写明：“我俩随TOG……调查航次上船……”直到那天中午，快开船前，本航次的项目负责人谈此次出海的任务要求和注意事项时，我才略知一二。原来因一种偶然的因素，我无意中将参加一次具有全球意义的海洋考察行动，全球有15艘科学考察船参加这次在赤道太平洋的调查，中国有3艘：“科一”、“实验三号”和“向阳红五号”，这些考察船将参加全球大气观测项目的一次海上联合调查。

这次，老李和我搭乘上船，主要为采集随风飘落的风尘，以揭示风对大陆物质搬运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搭船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课题组

正在做的一个项目：西太平洋特定海域15万年以来的古气候、古环境和古海洋学研究。因为之前在菲律宾海采集的海底沉积物样品中，曾发现有几截是黄土物质——黄土只有我们中国大陆才拥有，大家怀疑是否是黄土高原物质被风“输送”的结果。简单说，探寻中国大陆物质到底能飘多远，直白地说，就是我们陆地上的尘土到底能飘多远？这成了我们这次上船采集“风尘”的目的和任务。

我是28号

因为科考船要在海上漂一百四十多天，几位老师几乎不约而同对我都提出了一定不要浪费这次难得航行的忠告，尤其是知道我喜欢读人文书和写作的几位老师，叮嘱我好好将日记写好，并都用达尔文环球旅行的日记为榜样让我坚持记录，现在想想我当时认真答应态度颇显幼稚和好笑，也太自不量力了。当时的日记更是幼稚：“这次航行，于我，更属偶然。在调查队40名队员中，我编号28号，在船上我将度过我的28岁生日，达尔文开始他的环球航行是22岁，结束回到英国是28岁。以前，如果说我已在中国海航行，那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北太平洋，并越过赤道到南太平洋。时令已是暮秋，冬天时我将再度过一个夏天。”

当时我特意带上船了一本厚厚的精装本《查理士·达尔文和他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这是一本科学出版社于50年代出版的版本，是我们海洋所图书馆早期的藏书，已很陈旧了）。同时还带上了一本《地学革命风云录》。现在回想，这真是“巧合”，因为正是这本《地学革命风云录》引发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质疑。这两本书也成了我在那次航行中阅读最多，也最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走向的书。

若不是有日记，我真不敢相信，我当时还带上了两本“捡来”的旧杂志：一本是《文汇》（1985年4月号），为读某作家的《我的日记》；一本《电视·电影·文学》，为读罗莎·卢森堡。

在航行第一天的日记最后，我是这样写的：

“科学一号”正驶向舟山群岛，避风，南海正是台风季节，有几个低气压在活动，今年这也是我第二次来舟山海域。

上午办理了出海关手续……考察队员虽40人，实际上船39人，北京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首席科学家高登义因体检查出不适宜出海，未上船。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我爱惜我的身体，但我知道有时是应该、也值得付出代价的！不由想起，达尔文上船时对自己的身体也非常担心……我知道我自己，我愿以达尔文为榜样！我渴望为这个世界留下有价值的精神劳动……

海上的第一天，于我是平静、愉快的，我希望保持这种心情，直到航行结束。

船驶离青岛，看岛城异常清晰，产生一种新鲜感！

黄昏时海上刮起了风。落日残红，呈一种血色，血色的黄昏。

二十年过去了，重读当年的日记，恍如隔世，这是我写的吗？当年的野心和欲望，青春的梦想啊。现在，还会再有这样的梦想吗？

力量

每次出海，最初几天主要是航行，航行中打发时间的方式主要是读书。最初几天，我的日记主要是记录读书笔记，当时先抓着达尔文的日记在阅读，与其说是为了打发时间的阅读，不如说是有一种对自己的暗暗期许在里面，这就是以达尔文为榜样，并给自己加油鼓劲，例如出海第二天的日记：

1992年10月25日 星期日

“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是我一生当中的最最重大的事件，并且决定了我的全部研究事业。”在达尔文的晚年，他回顾22岁时乘坐一只帆船式军舰作环球旅行，写下了这一句话。

与达尔文的旅行比，我的是渺小的，但不同时代又是不可比的，在20世纪末进行的这次TOGA COARE考察，也有着重大的意义，虽然我仅仅是一个“搭乘者”，对我自身的意义当航行结束时我才能感到，我的日记将尽量认真，船上写作是困难的，更敬佩达尔文，他所在的贝格尔舰，与“科学一号”相比，条件更是不能比的，我没有理由不写好日记。贝格尔舰是属于达尔文的，尤其在科学史上。今天，做一位“科一”的旅客，我愿这次航行，在我一生中留下一个闪光的亮点，留下一本有价值的《海上笔记》。

打开《达尔文……旅行》，前面有一幅达尔文28岁时的画像，他的专心、深沉、热诚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本书，我需要小心读，精装的封面书脊已脱落，内中有些页也散了，这是1958年科学出版社第1版，周邦立译，1984年我曾从图书馆借阅过他写的《达尔文生平》，

也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硬面精装，封面上是达尔文画像，背景是一只帆船（应该是贝格尔舰）。

我高兴地读到达尔文不喝酒。在“科学一号”上，也许我是唯一一个不喝酒不抽烟的人，在我的生活中，没有这方面的欲念。

午后4点，船已抛锚，在舟山群岛海域。从舷窗清楚地看到嵎山岛。1988年我去温州地震台做东海地磁观测时，我们曾计划再上嵎山岛工作一个月，后因故未行。今天，算是“登”了一次这个小岛。

其实，一个人遇到一些挫折，对自己的道德、意志、智慧是一种锻炼，从而增强通向自我实现的能力，做一个精神上健康的人是与自己的性格相关的，而性格绝非成年后塑造的，性格即是命运。我自童年起的忧郁、孤僻也是一种命运吧，如同我的体弱多病，大凡精神上异常丰富敏感的人，在身体上往往是病弱的。在“科一”上的年轻人中，我应是虚弱的，这既给了我一种自卑，一种弱者的小心；同时我又是自傲的，在卑微外表下的爱思虑的内心。我所能显示的，不是我的身体的力量，而是我的思想。而船上的生活需要的是强壮的身体，但我忍受寂寞的性格又何尝不是一种力量。

“坐牢”

现在翻看当时的日记，看到那些熟悉的名字，当时一天天在海上的日子就鲜活起来。也看得出来，因为是刚出海，还不需要值班，因此日记也就记录得详细，尤其是当时看到的那些同伴的生活。如在1992年10月25日的日记里我还记录了许多生活的琐事：

上午9点醒来，桌上放着一个鸡蛋，老李捎回来的。老李已过50岁。读《达尔文笔记》。海气实验室的L君来，春天在南黄海，他也上船，10月初在北京，与他相遇，归青时在列车上交谈甚欢。他喜读史书，读老子。我们谈这次航行，我从他处，大概了解了这次考察的目的，我采风尘所需要参考的风速、风向、温度、湿度等恰为他承担观测，他欣然愿帮助我。每次出海，我总能遇到能“谈下去”的聊天的朋友。中介是书。L君原毕业于南京林学院气象专业，后分至广西，又考取海洋大学硕士生，毕业后来海洋所。船起航时，他新婚的妻子来为他送行，依依不舍。看去好像已怀孕。他爱好音乐、摄影，谈话敏捷、风趣，在理科生中，如他这样的不多。

T上午裁了许多纸，午餐后，在他狭小的工作间里，开始临帖，我看了一会，写字的他是另一个人，不同于日常的他，这也证明了人是多重性格、多重表理的矛盾体。L君看到后表示了诧异。

午睡时，L君来，送纪念封，是大气物理所印制的，每人五个，印制颇精美。有此航次标志，两个小纪念章，印有：“国际海气耦合研究实验纪念”、“科学一号”、“实验三号” 1992.11—1993.2；背面：西太平洋海域。“暖池”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早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实验研